

舒 群

毛泽东 故事



作家出版社

K821

30

毛泽东

故事

舒群

023861



女子学院 0032531

作家出版社

毛泽东故事

舒群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潮白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8.625 插页:2 字数:150千
198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2,000册

统一书号:10248·097

定价:1.5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作者大胆创新，时发奇笔。毛主席在盛年引为感慨的历史悲剧，竟在他晚年发生了！最后一篇，描写毛主席在晚年诞辰纪念日，通过一个农村妇女为他拜寿，反映出毛主席和农民血肉相连、始终如一的深厚感情，也透露出他在晚年囿居一室一隅的悲凉境况。作者曾在延安《解放日报》编过副刊，和毛主席有过长时间密切接触。这部书不仅刻划了毛主席的雄才大略，也描写了他的机智、风趣和诗人的豪情。和其他写伟人故事的作品不同，书里写了重大历史事件，却又非正面反映，有作者的想象和虚构，颇带浪漫主义色彩。这是一代伟人史诗，也是一折临终悲剧。

目 录

《毛泽东故事》和舒群的艺术创新

.....	黄树则	1
序一.....	舒 群	20
序二.....	舒 群	22
藕 藕.....		23
延安童话.....		33
杨家岭夜话.....		89
枣园之宴		100
中南海的夜		114
谁说是梦		125
诞		143
胜似春光		152
在天安门前		164
黄河女		176
十二月二十六日		204

附 录：

凯丰给舒群的两封信	232
毛泽东致何凯丰信	233
伟人一简	235
舒群答《人民日报》文艺副刊问	239
黄树则同志给《新观察》的信	242
舒群谈《胜似春光》	泽莎整理 244
邻 居	戈扬 248
片断摘文	253
汉字和《汉语拼音方案》并用的可贵实践 ——简评舒群同志首创汉语拼音运用于文学创作	凌远征 264

《毛泽东故事》和舒群 的艺术创新

黄树则

一

当舒群同志的《毛泽东故事》准备出版的时候，负责这一本书编辑工作的张凤珠同志要我为此写一篇文章编入书内。我想，她所以提出这个要求，很可能是因为她看到了发表在《新观察》1984年第4期的我写给编辑同志的一封信。既是这样，我就从那封信谈起。

1983年9月的一天，舒群对我说，为了纪念毛泽东同志的90周年诞辰，他介绍我为《新观察》和《天津日报》各写一篇文章。我当时答应了。可是随着送稿时间愈来愈紧迫，我感到的压力也愈来愈大。因为那时我还有一项别的临时任务要完成。写两篇文章确实是力不能及了。于是只好向舒群求援。他看我如此为难，立刻表示给《新观察》的一篇可以由他分担。这样，就在《新观察》1983年的第23期上发表了她的《中南海的夜》。一读之下，我竟感

动得发呆了，好久不能自己地沉入了深思。“诚然，大哲学家乃是大预言家。然而，大预言家为什么不是大预防家呢？”这小说的两句结语实在说得太深刻了。就在读的当夜，我给舒群写了一封短信，谈了我的几句读后感。后来戈扬同志知道了此事，问我可不可以把信给她，在《新观察》上发表。但那信只有几行字，实在太短了。于是我又重新写了一封寄给《新观察》的信。

现在我要补充的是在1984年8月，我又给舒群写了一封短信。这经过我也说几句。

早在1983年10月的一天，舒群和我去看丁玲。谈话中间，舒群提起他想写一篇以毛泽东和彭德怀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作为《毛泽东故事》之一，已经考虑很久，还没有考虑成熟。他并且说，这确是一篇写来难度很大的文章，但他总不想放弃。大概是经过几易其稿吧，他终于写成了，那就是1984年8月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谁说是梦》。我曾经说过，在我读过的他写的几篇《毛泽东故事》中，《中南海的夜》写得更好。可是当我读了《谁说是梦》之后，我认为这一篇又超过了《中南海的夜》。他克服了大的难度，取得了大的成功。我又一次感动了，沉入了更深的深思。就在读的当夜，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这一封比前一封写得更短。我是这样写的：

读了你的《谁说是梦》，我别无可说，

只能引用古人的两句话，做为我对它的评价：“发一室之悲歌，下千年之血泪！”

二

现在编集成书的《毛泽东故事》，是舒群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写而又废，废而又写，写而丢失，失而又补才完成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差不多用了他半生的心血。我记得，早在1951年，舒群拿给我一份材料看。那是打字油印的七八页笔记，其中都是他收集起来的毛主席富有深刻哲学意味而且富有风趣的谈话。因而我知道他早就有了写《毛泽东故事》的打算。

三十多年过去了。在这三十多年里，历史经过了曲折的演进，舒群个人经过了曲折的身世遭遇。《毛泽东故事》的产生过程既反映了三十多年的历史变迁和作者的遭遇，也反映了作品在思想深度上和写作风格上的变化。故事的第一篇《藕藕》与后九篇在写作时间上相距将近30年，作品的思想深度前后不同，写作风格更不相同。故事的第二篇《延安童话》，从写作风格上看来，是作者努力探索艺术创新的过渡之作。近几年，随着作者的创作力更加旺盛，作品达到了完全成熟的新的艺术境地。如果说，《毛泽东故事》的后九篇是他迄今为止的最高水平的代表作，也并无不当吧？虽然，他在近几年所写的其它作品，如《少年chen女》、《美女陈情》等也都是

不可多得的佳作，但是，《毛泽东故事》无论从思想的深度来看，或者从写作的难度来看，都不是他的其它作品可比拟的。

本来，为了整个《毛泽东故事》的更加完整，舒群还想把毛主席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再增写两篇，但终没有写出。足见时过境迁，追忆补佚之难，何况他一向抱着“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的严肃写作态度。其实，现有的十一篇已经把毛主席的精神面貌完全展现在我们眼前，展现在我们心间了。

《毛泽东故事》不是完全按照毛主席一生前后顺序写下来的。这十一篇有的是写毛主席的盛年，有的是写毛主席的晚年，有的是从盛年写到晚年，有的是从盛年看晚年，有的是从晚年看盛年。这种写法是和一般写伟人故事的写法不同的，每篇都是独立成篇的一篇完整的小说，而且各篇之间在时间上颇有交错。如《胜似春光》就是通过毛主席和他的故友朱光的故事，从毛主席的盛年写到他的晚年，并且从盛年看晚年的。其中关键的一段是写毛主席在开国大典前夕，对重逢的故友讲的这样一段话：

“你，你——朱光上皇……你要给我加封加冕而称为王霸吗？朱光，我们出身草莽，不可忘本！明天也罢，明年也罢，千秋万代也罢，你我始终如一，祸福与共，甘苦同尝，同称同志，同叫背枪的、当兵的。多少年来，我们当兵的，来无踪，

去无影，行无定所；时至今日，我们人民，我们党胜利了，有了‘家’。我指的不是什么书法家之类的‘家’——这个‘家’、那个‘家’，只是说以‘府’称‘家’的‘家’……人生一世，保全一‘家’，足矣，足矣……”

作者接着就写：毛主席说着，说着，百感交集，声色俱厉；朱光听着，听着，为之动容，慨然长叹。而十几年后，文化大革命来了，朱光的家被抄被封，人也不幸身亡。

毛主席在盛年引为感慨的历史悲剧竟在他的晚年发生了！

再如故事的最后一篇（也可以说是《诞》的续篇）《十二月二十六日》，写的是毛主席的晚年，并且从晚年看到他的盛年。作者通过一个普通农家妇女小樱在毛主席82岁寿辰那天给毛主席拜寿的故事，既写出了毛主席对农民群众那种血肉相连、一生始终如一的深厚情感，又写出了他在晚年囿居一室一隅的悲境。

在这篇故事里，作者叙述到卧病在床的毛主席见到多年未见的小樱的时候，是这样写的：

追忆往昔，他的机智敏感，强化的超人的记忆力，偶尔仍然不减当年。当年，他的宗族血传，他的革命传统，全流的是

农民的血，鲜红鲜红的血。他因与农民、与她有双重血缘的关系，故他与农民亲、与她亲，亲如家人。他不忘本，不忘本，过去是，迹刻也是。

出乎意料而合乎情理，一老一小，故土故人，互相一握，彼此一别，星移斗转，二十六年，北京古都，重逢邂逅，寸槛天高，咫尺天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生自江河，鱼不忘水；……

他还写到，毛主席问小樱，农村的生活怎么样，小樱先是不说，不敢说，后来才如实说出。

“……”

“你怎么，不说话？”

“我不敢说话……”

“为什么？”

“人家私下说，毛主席变了，脾气大了……人家都不敢说话了，都不敢说话了！”

“那你，你怎么，还敢来，看我？”

“我是我父临终的托付，叫我来看看您……我自己也想来看您，老早想来看您……说说话，我就走了……可是，我看见您了，又不敢说了……”

“你说吧！”

“我怕您怪我……”

“你说吧……说真话……说实话！不管说、什么话，我都不怪、你、你。老人不见、小人之怪！”

“那我就说！我说农村生活不好，很不好！”

“公社成立、那么久了，生活没有、改善改善？”

“没有改善！”

“你再说、说一遍！”

“没有改善！没有改善！”

“可是、可是，我听的、我看的、大不相同，完全相反！”

“您听的、您看的，是假汇报，瞎宣传……”

接着，作者就写，毛主席听到小樱的这些话之后，痛心地自责起来，激动得竟至双拳捶胸，一倒倒在床上。

这篇故事反映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失误，也反映出这终究是发生在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的失误。故事最后的结语其实也就是全书的结语：“一代伟人史诗，一折临终悲剧。”

三

舒群在他的50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大概发表了90多篇中、短篇小说。而近年来他却常说，他现在才刚刚学会怎样写小说，在他写的小说中有生命力的只不过三、五篇。如果这话不是出于他的自谦(我相信那并不是故作自谦之语)，那就是说，他经过了50多年的所见、所闻、所历、所学，才能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更深刻的思想；他经过了50多年的文学创作实践，才找到了艺术创新之路，才创造出新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或者说，一种成熟的、站得住脚的、经得起考验的、与作品的深刻思想内容融和在一起的艺术创新，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任意而为的，只能经过长期的艺术创作经验的积累才能达到。艺术创新绝不等于一味追求形式的离奇。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是由作品的思想内容，作品的艺术形式包括作品的语言来决定的。以这些来衡量，舒群最近几年的作品确实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境地。

舒群的艺术创新首先表现在人物的刻画上。毛泽东、博古、彭德怀、柯仲平、朱光这些现实中的人物，都是他非常熟悉的、经过他长期观察的，他已经掌握了他们在性格上、语言上、风度上的特点。当然，要把这些人物再现于文学作品，就必须把作者所观察到的加以浓缩，纯化，使之更富于典型性。而舒群所做到的并不仅止于此，他更向前、

向深进了一大步，他在浓缩、纯化的基础之上，加上了他的高度的想象，赋予了强的、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也就是说，他对这些人物的刻画，已经超越了“形似”，达到了“神似”。这样就更加深了这些人物在读者心目中的印象，使故事有了更长久的生命力。譬如，在《枣园之宴》里，他对毛泽东和柯仲平、大舒三人共饮的一段描述，就是一个例子。在写了毛泽东和柯仲平“一是湘腔，一是滇调，一起一合，合声吟咏”，愈说愈投机，愈饮愈畅快之后，他接着写了这样一段：

大舒自知负有责任，不仅望见月亮渐高，夜色已浓，而且了解老柯并没有毛主席酒量之大；因此，他悄悄地给老柯写了“毛主席还在陪着，咱们快快喝罢走吧”的一页纸条。接着，他又悄悄地把它从毛主席的腰背后递给老柯去；然而，接它的却是出乎意外的毛主席背过来的右手，患有严重风湿症而敏感飞快的右手。糟了……毛主席连看也没有看一眼，而其目其心如明镜，洞若观火，只稍稍向左扭扭身——避开老柯；倒向大舒伸出双手捏着的纸条，以笑示意，便心照不宣地把它撕掉了。完了……

“老柯，喝吧！”

这样一写，就以传神之笔，把毛主席的机警、风趣、豪情维妙维肖地写出来了。

舒群的艺术创新又表现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毛泽东故事》所反映的几乎都是历史的大事件，但是故事没有直接地写出出现于这些大事件中的毛泽东。作者对于情节的安排也正如他对人物的刻画一样，是加上了他的想象，赋予了浪漫主义色彩的。这些都是完全出于虚构或者大部分出于虚构的并无轰轰烈烈场面的故事，然而其中蕴藏着极为丰富、极为壮阔的真实历史内容。譬如《杨家岭夜话》，那是反映延安整风运动，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可是他反映这个历史大事件，只不过写了一个青年作家受到毛主席一席话的启发，烧掉自己全部文稿的小故事。而这个故事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画龙点睛之处在于毛主席的大吼一声“烧！”这一声是多么强烈地对教条主义的一击！

我想，作者在情节安排上所下的思考工夫更远甚于对人物的刻画，虽然两者有着关联。他在写出《谁说是梦》之前，感到写毛泽东和彭德怀的难度很大，我想，这个难度恐怕主要就在情节安排上面。可想而知，经过作者怎样的惨淡经营，才产生了这样一篇出色的小说。他在小说里安排了左云龙这样一个人物。从表面看，这似乎是一篇毛泽东和左云龙的故事，或者说，是一篇毛泽东为左云龙平反的故事；但其深处，则是写了毛泽东和彭德怀。这故

事包括四个时间，四个场面，彭德怀只出现在第一个场面和第四个场面。在第一个场面，1935年，左云龙看到的彭德怀是正在和毛泽东促膝交谈于一室，他们是亲密无间、生死与共、互相关怀、互相爱护的战友。而在第四个场面，1966年，彭德怀是在左云龙的梦中出现的，这位行影老化，步履蹒跚的彭司令员，在中南海的门墙之外与左云龙相遇，只是说了一句“而今，今非昔比，人事全非……主席禁苑府邸……岂容你我……风雨故人……立锥之地……”，即行消逝。作者在故事里安排了这样一个梦，就完全烘托出了这一场历史大事件的悲剧气氛。其信然耶？其梦耶？然而，谁说是梦！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这一痛心之事，竟然是一个历史事实！读了这篇小说，如何不使人悒悒于心，久而难释！

舒群的艺术创新，还表现在语言的运用上。文学作品的语言运用，一直是舒群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语言的创新是他近几年所有文学作品的特色，不过运用在《毛泽东故事》里，更加重了故事的浪漫主义色调。在《谁说是梦》里，有一段写到彭德怀一听敌人要来进攻，立刻非常愤怒，那描述是这样的：

“噢！”彭司令员眼睛一瞪，圆溜溜，溜溜圆，大喝一声。这一声喝，滚雷般轰隆隆，轰隆隆，震耳欲聋，简直要喝倒敌军千万万千，竖立白旗，束身就虏，“娘妈